

泰國研究

編主泰韓陳

0069

阿育地亞之成立——拉瑪迪菩提(原

註)皇時代

吳迪著
陳禮頌譯

原註：本書中所紀大多數暹羅國君之名字，俱屬尊號，而非真名。尹皇在世之日，而言其真名者，固無此例，若思譯也。是以多數君皇之名字，迄今無徵，甚中尊號亦常有可疑之跡。原本每一君皇之尊號，向皆勒銘於金牌之上，惟歷七六七年，阿育地亞京遭緬甸人所燬，後，全部已告喪失矣。本書中所採用之名字或尊號，乃悉依暹羅史家往日所常用者。

前章(譯者註)業已述及烏通(今稱素攀)皇子建立阿育地亞京於一三五零年矣。

譯者註：所謂前章即指第三章泰族立國於暹羅。本文係吳迪暹國史中之第四章。

暹羅史籍所紀之人物，尙有數人，其神秘性比之阿育地亞京之建造者(烏通皇子)，尤爲過之。一謂烏通皇子係來自甘棠碧，東埔塞，或素旺加祿，據一切議論而討論之，誠恐有失當之虞。今日最負盛名之權威作家，堅稱皇子爲烏通城或素攀蒲瀾太守，此古城附近現代素攀城址，案吾人所知，暹羅紀年史稱其名爲披耶烏通，此乃非其名字，而係以其原有領土而得名者。其與今日稱昌通王之烏一昭昌通一，同一情形。

職是之故，吾人遂無從而知阿育地亞京建造者之名字矣。皇子似非前代烏通皇子之子，而係其婿，有謂其爲會統治昌登者之親屬，故亦係昌通皇之宗室也(譯者註)。或謂前烏通皇子正宮無子，傳育一女，此女嗣後與阿育地亞京之建造者，其後乃因妻緣而獲繼爲烏通皇子(披耶烏通)，其勢凌駕其內兄弟而上之，蓋其內兄弟皆爲前烏通皇子側室所出者也。

譯者註：「暹羅國史之父」丹隆親皇之暹羅古代史(商務印書館有王又申氏之中文譯本)第二章(阿育地亞)第一節第二款云：「烏通皇之姓氏，暹史稱爲昌萊宗室。……其始祖爲精是利皇。會統治昌萊府。其時昌萊與稱精巴干城也。」

後人與師人寇，猶是利皇敗績，不得已而率其部衆南遷，至一荒城，安家立業，名曰白城(相傳地在今日甘棠碧府境內。但據余(丹隆親皇自稱)推測，猜是利皇當係住於帕巴統哈克城。因當甲申年皇設爲國都之時，爲紀念精是利皇起見，尙名其城爲那空猜是利也。一傳四世，約一百六十年之久，始生烏通皇之母，其父氏爲誰，當無記載。北方歷史於紀述文賴皇之時，但稱烏通皇之父爲一富翁。烏通皇生於佛曆一千八百五十七，虎年(公元一三三四)一暹曆五月之星期一(係在藍甘亨皇之末年)。烏通皇之歷史云，於青年時代，爲烏通城太守之女婿。年三十歲時，繼其岳父而爲烏通太守。……年僅三十，即爲太守，足見烏通皇爲一非常人物矣。青年時代，其才幹已非常人所可比擬。……

皇子之岳父即前任披耶烏通，乃一英武戰將，先鋒并奄有曾一度爲可太皇朝藍甘亨大帝所統治之大部份領土，包括那空是貪嗎力，叻武里(Rabun)與平碧差武里(Patchaburi)；尙有一三二八年開始於成可太皇朝之廷耕塞林與塔烏埃，皆於一三二五年歸併於烏通。

關於披耶烏通全盛之歷史，殊屬模糊，致無能明言何部領土，在其建立阿育地亞京時歸其統治，或何部爲承繼其岳父者。

至于阿育地亞建立之原因，必亦同爲無可稽考。關於此問題，多見於稗史。然於棄烏通城之真相，似爲遠避時疫之故(譯者註)。披耶烏通初南遷至前之阿育地亞城，後三年，乃決意建其都於河上之一島嶼，是即爲阿育地亞城之始。其類短廢瓦，尙爲今日所有履暹土之旅行家所能習見。其時海洋較之今日更爲附近阿育地亞。其所選擇之城址，距阿約底亞(yodhya)舊城，相去不遠，其城已遺放棄或燬壞矣。

譯者註：丹隆親皇之暹羅古代史，第二章第一節第五款云：「烏通皇子之所以營阿育地亞城爲國都之原因，由於烏通城之逐漸荒蕪。……水荒如此，居民常多疾苦，久之竟流爲傳染病，死亡率因之大增。烏通皇子鑑於故有城邑，已無從發展，遂萌遷都之意，乃遷阿育地亞城，立爲國都焉。……烏通皇子之建設阿育地亞城爲其國都之最大原因，厥爲此城方當繁榮發展之時；又因其地處於三河相匯之點，便與北方往還，可比爲北方門戶，是而爲擴張國土，控制北方之根據地也。烏通皇子所以立阿育地亞爲國都之理由，不外乎上列二因。」第六款又云：「……烏通皇子自佛曆一八八七年(公元一三四四年)起，統治烏通。……乃發生霍亂症，居民死亡甚衆，遂放棄烏通。於佛曆一八九零年(公元一三四七年)遷來阿育地亞城。……」

戊戌秦古城考(七)

陳毓素

(四) 位嗎洞，後來才查出，將在第十章內詳述。

(五) 坤藍甘肅皇石碑文內所稱的一在床脚方(北方)有宮一，大概是拍派靈寺的石宮而言。查拍派靈寺的石宮係古式，細查地面，發見週圍有溝渠，其界域較任何都大，故推測這靈拍派靈寺必為古族統治此處時代所遺下的舊城址，秦族正式建立戊戌秦朝後，適從新加建更宏偉的大城垣。

(六) 關於戊戌秦的陶器，將在第十八章的附註內詳述。

(七) 宋洛渥寺的名稱，係由宋卡渥寺演變而來的。改稱宋洛渥寺的原因，據公慶巴哇綠哇里耶隆功在解釋公慶坤那拉摩漆(Sri Kanchana)名稱的文章裡曾提及原名為「宋洛渥」(Sulawati)，依古時的習慣，Sulawati係指無形的僧侶而言，至於有形的僧侶，則稱為Sulawati。根據此種解釋，則推測宋卡渥寺或宋洛渥寺，大概係指僅具有禮拜堂供和誦經禮佛的寺院而言。蓋在戊戌秦時代，大部份的寺院皆未備禮拜堂。如此種推測不錯時，則北史中所提及的宋洛渥寺，就是城中央的嗎哈塔寺，這和本書內所下的推測相符合。

(八) 關於「等身的佛像」(Equal-sized image)這個名詞。依推測必係指等於佛祖真身而言，並非等於建造佛像者的真身。等身佛像的發生，實由於一般人的想像而面，認佛真身有那麼大，即按照著當時的觀念造成那麼大。例如曼谷方面，現時供奉於素達寺禮拜堂裡週圍繞著弟子的佛祖像，也是按照著四世皇時代所相信的佛祖真身而製造。不過，戊戌秦時代所相信佛祖真身的程度如何，未見有何查道及。惟可據以推測的，就是當時喜鑄造立身佛像，高約十八索，共有好幾尊，並且在石碑文裡不時提及及，大概就是當時被認為等於真身的佛像吧！如果不錯時，則石碑文裡所述的「等身的佛像」必是釋迦牟尼佛像了。該佛像現被供奉於曼谷素達寺的佛殿裡，通稱為「大佛」(The Great Image)。查所供奉釋迦牟尼佛像的座址係在嗎哈塔寺的東面，這符合石碑文內所說的地點。

上面所提述的，係按照著石碑文裡所記載，同時所可能找到的遺蹟，加以解述。不過還有不少的遺蹟，在石碑文裡有提及，可是找不到，或未有看見的，這是受了種種原因的影響，為使它完整起見，特在這裡作綜合的補誌。

坤藍甘肅皇所刻的石碑文第一柱裡，有著這樣的記載：「一二三四已

年，室利靈那那來戊戌秦皇坤藍甘肅皇植多樹滿十四年後，即令工匠雕鑿一石板砌在多樹幹的中央部位。在暗月的廿八日，及圓月的下弦第八日，所有副師長老，僧正諸位坐在石板上為民衆誦經說偈，非誦經說偈日，室利靈那那來戊戌秦皇坤藍甘肅皇，即坐于石板上，以便衆臣民朝見，並處理政務。」

文內所提及的那塊石板，係同時作為和尙的講壇，和君主掌理國政的寶座，因此戊戌秦居民對此石板非常崇敬，而且被認為最神聖的東西，任誰皆不敢坐在石板上，據說會生病或發生其他失常的事體的。甚至仍在剃度期間的四世祖，在駕崩戊戌秦時，曾坐在石板上，並無可異的事體發生。事後論令把此石板移運曼谷，設於拉查特瓦斯寺(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)佛殿前，作為坐凳用。四世祖駕崩後，這塊石板移入荷皇宮設於玉佛寺的廣場上，至今仍設置在那裡。(參閱原註一)

關於各種石刻文，坤藍甘肅皇宣稱：「有一面石刻文，在差良城(Sri Lanka)，係建在佛骨灰上。有一面石刻文在洞裡，名拉嗎洞(Lameta)，在差派河(Sri Lanka)岸旁。有一面石刻文設在勒打利吞洞(Lehthali)裡。」

這裡所提及的差良城，係披耶烏泰(Prasanna)的推測，即係現南邦那界內，位於容河(Sri Lanka)岸旁，建有巨型的佛骨灰塔的廢墟(Lehthali)址。這推測也不無其合理的理由。但據披耶巴查實加拉節(Prasanna)的意見，原名Sri Lanka，著有一巨冊的南邦那歷史，頗受學術界的推崇，不幸早死，實為泰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——譯者)的意見，則以為差良城就是甘肅城。

晉而至南北朝，則中國與秦族分佈地之疆域，無甚變遷，西晉尚領有益州(蜀)，隴南，汶山，漢嘉，江陽，朱提，越嶲，牂牁等八郡。及交州(交趾，九真，日南等)東晉時益州寧州屬後蜀，寧州又屬前秦，南北朝時，交州屬陳，寧州屬宋。

當時越嶲至牂牁一帶尚屬之，大理昆明則屏之邊外。

迄於唐代，則兩詔交盛，南詔之疆域頗大，北抵益州，東北聯黔巫，反言之，即永昌之東，姚州之西皆屬南詔，南詔國內因不盡為秦族，惟統治者蒙氏則史家公認為秦族。其中更有鄭買嗣，趙善政，楊千貞之輩立，南詔接受唐文化甚深，諱宗以安化公主妻之，但一說則因黃巢之亂，公主未及行(見傳聞錄)——外族侵略中國史)南詔之弟子曾入唐留學，曾恭願於唐，亦曾與唐發生兵爭，天寶末年，中原騷亂，南詔與吐番乘隙侵入，陷劍南及安南，安南即漢之交州，安南之名，實始唐代，亦與南詔鄰，唐師及又克服劍南，安南，惟南詔兵威亦盛，唐苦為所困，迄唐亡，南詔亦亡。

其 他

坤藍甘肅皇所刻的石碑文第一柱裡，有著這樣的記載：「一二三四已

年，室利靈那那來戊戌秦皇坤藍甘肅皇植多樹滿十四年後，即令工匠雕鑿一石板砌在多樹幹的中央部位。在暗月的廿八日，及圓月的下弦第八日，所有副師長老，僧正諸位坐在石板上為民衆誦經說偈，非誦經說偈日，室利靈那那來戊戌秦皇坤藍甘肅皇，即坐于石板上，以便衆臣民朝見，並處理政務。」

文內所提及的那塊石板，係同時作為和尙的講壇，和君主掌理國政的寶座，因此戊戌秦居民對此石板非常崇敬，而且被認為最神聖的東西，任誰皆不敢坐在石板上，據說會生病或發生其他失常的事體的。甚至仍在剃度期間的四世祖，在駕崩戊戌秦時，曾坐在石板上，並無可異的事體發生。事後論令把此石板移運曼谷，設於拉查特瓦斯寺(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)佛殿前，作為坐凳用。四世祖駕崩後，這塊石板移入荷皇宮設於玉佛寺的廣場上，至今仍設置在那裡。(參閱原註一)

關於各種石刻文，坤藍甘肅皇宣稱：「有一面石刻文，在差良城(Sri Lanka)，係建在佛骨灰上。有一面石刻文在洞裡，名拉嗎洞(Lameta)，在差派河(Sri Lanka)岸旁。有一面石刻文設在勒打利吞洞(Lehthali)裡。」

這裡所提及的差良城，係披耶烏泰(Prasanna)的推測，即係現南邦那界內，位於容河(Sri Lanka)岸旁，建有巨型的佛骨灰塔的廢墟(Lehthali)址。這推測也不無其合理的理由。但據披耶巴查實加拉節(Prasanna)的意見，原名Sri Lanka，著有一巨冊的南邦那歷史，頗受學術界的推崇，不幸早死，實為泰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——譯者)的意見，則以為差良城就是甘肅城。

晉而至南北朝，則中國與秦族分佈地之疆域，無甚變遷，西晉尚領有

益州(蜀)，隴南，汶山，漢嘉，江陽，朱提，越嶲，牂牁等八郡。及交州(交趾，九真，日南等)東晉時益州寧州屬後蜀，寧州又屬前秦，南北朝時，交州屬陳，寧州屬宋。

泰國史地叢考(七)

榮花